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

三十六



仁宗皇帝紀二十九之一

皇祐三年春正月降大理寺丞譚異王鑑為幕職官遠小監
當初異鑑自言赴銓磨勘當在祀明堂前與閭丘孝脩等一
甲引見而為有司離為二甲致改官不得預覃恩請如孝脩
例更遷一官 上疾其倖求故降之 丙子詔江寧府揚州

廬州洪州福州並帶提轄本路兵甲賊盜公事益屯禁兵仍
分淮南為兩路揚州為東路廬州為西路 二月壬午朔以
太子中舍致仕胡瑗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固辭之

乙酉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廣源州蠻農智高請內屬詔轉運
使與本路提點刑獄鈐轄司具利害以聞初交趾發兵討智
高不克轉運使新喻蕭固遣邕州指使丁斌往刺候而斌擅
發兵攻智高為所執因問中國虛實斌頗為陳大略說智高

北四

內屬乃遣斌還奉表請歲貢方物朝廷以其役屬交趾未聽
也固言智高必以為南方患願賜一官以撫之且使抗交趾
詔問固能保交趾不爭智高智高終不內寇則具以聞固言
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所能顧今中國勢未可以有
事於蠻夷則如智高者宜撫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強力非交
趾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則蠻夷方自相攻吾乃得以間
而無事矣朝廷訖不從固言 蕭固云云據王
安石墓誌增入 丙戌文彥博

等言上明堂大饗記三十卷紀要二卷 上為之序鏤版以
賜近臣編修官王洙加史館修撰仍俟知制誥有闕除之

已丑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磬石仍令諸路轉運
司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甲午詔曰詔夏漢武帝王

殊稱漢樂曰大予唐舞為七德制各象德朕所慕焉前詔執
事考正鐘律定一代之述作章 祖宗之謨烈而稱號缺然

未副其實其令兩制及禮官參稽典制議定 國朝大樂名
中書門下審加詳閱以聞初胡瑗請 太祖廟舞用干戚
太宗廟兼用干羽 眞宗廟用羽籥以象 三聖功德然議
者謂 國朝七廟之舞名雖不同而干羽並用又廟制與古
異及瑗建言升降詔定樂名而已 己亥詔三司河北入中
糧草復行見錢法初四說法止於並邊諸州而內地諸州有
司蓋未嘗請即以康定元年詔書從事自是三說四說二法
並行於河北未幾茶法復壞芻粟之入大約虛估居十之八
米斛七百甚者千錢券至京師爲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
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畜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之
法每券直十萬比商售三千倍爲六千復入錢四萬四千貼
爲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
之券比售錢三千者纔得二千往往不售比商無利入中者

寡公私大弊知定州韓琦及河北都轉運司皆以爲言下三
司議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穀二百八十八萬餘石芻五十六萬
餘圍而費緡錢二百五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又爲緡錢一千二
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民用有限推化員務歲課不過五百
萬緡令散於民間者既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賤茶直十萬舊
售錢六萬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舊售錢二千八百今止五百公私兩失
其利請復見錢法可之仍一用景祐二年約束又懼好事者
之橫議也 庚子下詔曰朕惟古之善爲國者使變通不倦
而公私相足比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縣官之費日長商賈
不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本末相橫吏緣爲姦故詔近臣考
決大議今利害曉白尚慮輕肆之人陳舞空言幸搖其端夫
利百而法乃變令下而議不起然後民聽不眩而憲度行焉
自今有依前事爲議者並須究知厥理審可施用若其事已

上而驗問無狀者寘之重罰

此並據食貨志第三卷與實錄會要小異今但從志大抵食貨

志第三卷叙茶法第四卷叙鹽法兩法或不相關往往在重出茶法貼買即鹽法對貼也蓋法對貼已具皇祐二年正月嘉祐元年閏三月辛丑又下詔戒安陳濟邊之策辟意与此不異不知何也初用鹽鐵判官董沔

議河北便糴沿邊行三說法內郡行四說法國子博士監推

貨務薛向言 祖宗之法塞下入粟三司出茶鹽香藥象牙

雜物稱其直號三說法內郡則轉運司以常賦充今改用四

說是歲常倍出中都錢而茶鹽香藥象牙之物出多而用有

極則價賤而不售官私兩失其利尋下其議而議者共主沔

議向又作編年書述 祖宗以來河北三說及見錢利害書

奏不報不三歲推貨務積交引錢七百萬貫未有以償而山

場推務茶江淮鹽中都香藥等物富商爭以財筭而三邊之

糴不行朝廷始命王堯臣等詳定向為檢閱文字乃黜沔補

外郡而復見錢法且委向置場支推貨務積交引錢以抹其

並九二之一

三

敝詔擢向大藩 丙午涇原經略使夏安期上弓箭手陣圖

初安期選弓箭手萬三千人分隸東西路都巡檢下屬歲豐

稔召至州大閱技藝精強且言可當正兵五七萬既圖上陣

法乃降詔將大諭 安期傳云簡弓箭手分三等得號勇萬人為

他路又籍塞下開州募人耕種歲得穀數萬斛以備賑發名曰貸倉戊申翰林侍讀學士兼龍

圖閣學士給事中史館修撰宋祁坐其子與張彥方遊出知

亳州張彥方者貴妃母越國夫人曹氏客也受富民金為偽

告勅事敗繫開封府獄人傳以為語連越國夫人知開封府

劉沆論彥方死不敢及曹氏執政以妃故亦不復詰獄具中

書遣比部員外郎杜樞盧簡樞揚言將駁正亟改用諫官陳

旭權倖切齒於樞先是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論張堯

佐除宣徽使不當樞獨出班問曰樞欲先問中丞所言何事

而後敢留班舉正告之故樞曰用此留樞可也至是蓋累月

執政白以爲罪絀監衡州稅樞杞之弟也 先是開封府寡婦胡氏訴諸賈負息本錢因盡抱券書至庭視之有其夫交遊書多知名士沆止爲理所負欠而置其書不問及彦方獄沆又不問越國及所與交遊者諫官御史以爲言 上問之沆對胡氏夫七品正負官彦方舉進士嘗庭試雖交貴官與公卿子弟遊無害也顧臣久在外偶不識之爾 帝然其言左正言賈黯自以年少遭遇備位諫官果於言事首論韓琦富弼范仲淹可大用及杜樞貶黜言樞無罪且旨從中出不因臣下彈奏恐自此貴幸近習言一得入則將陰肆讒毀害及善良不可不察時言者或論事無狀輒戒厲窮詰黯奏諫官御史亦既踈遠未嘗預聞時政不免採於傳聞一有失實而詰難沮辱隨之非所以開廣言路請如唐太宗故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人隨入又言執政患言事官旅進論議

上前不肯止遂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書俟旨今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事便皆弗許 三月乙卯命知亳州宋祁就州修唐書易史館修撰爲集英殿修撰 己未詔比年山場權貨務歲額寔虧其公私未便事令三司與詳定所更爲條約及江淮發運司專事掎克使民被其患者亦令三司檢舉之 諫官包拯吳奎陳旭言工部尚書平章事宋庠不戢子弟在政府無所建明又言庠聞有劾章即求退免表旣再上乃不待荅復入視事 庚申罷爲刑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劾沆爲參知政事議者謂沆不敢窮治張彥方獄貴妃德之坐此獲進諫官御史相繼論列 帝不聽 戊辰邇英閣講易至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上曰人之情欲皆生於陰陽而節之在人揚

安國對曰百以為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故人之生天命之謂性而命人之所稟以生也性人之所賦以分也言情則性之移也語欲則情之肆也故六情相濫則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故聖人取損象以懲忿窒欲也 上然之 壬申詔開封府曹官赤縣丞自今並除新政京官人任滿與免遠官初令銓司選用選人一年無過例改京官歲久改京官者甚眾故革之 景祐三年三月令銓司差選人充曹官 癸酉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儂智高奉表獻馴象及生熟金銀詔轉運鈐轄司止作本司意答以廣源州本隸交趾若與其國同進奉即許之甲戌召近臣及館閣省府官觀瑞竹于後苑退而多為賦頌以獻者舊制群牧判官不與時閣門使錢晦為群牧都監殿中丞李復圭為群牧判官復圭屬晦求與因召之後遂成例

世盛九一之一

五

嘉祐五年乃厘正之復圭淑子也 復圭屬晦此據江休復雜志嘉祐五年六月始復舊

制據會要第百四卷 丙子魏國大長公主薨主 太宗第八女母

曰方貴妃主幼不好弄未嘗出房闈 太宗嘗發寶藏令諸

女擇取之欲以觀其志主獨無所取 太宗右諸女加諸王

上於主尤所鍾愛容貌類 太宗太宗崩宮中每見主即起

號慕不能勝下嫁李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有燕集

主必親視饗饋之節嘗有盜入主第 帝命官訊邑司皂吏

主請出所逮繫人以私錢募告者後得真盜法當死復請貸

之故事命婦皆服髮紒進見 章獻明肅太后命以珠錯羅

巾緙之又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他日固命之然誕節稱壽

猶以髮紒入見 太后於政事有所訪逮主多語 祖宗舊

事以諷有請以主教導六宮者主聞之曰吾無德曷足稱是

哉初遵勗出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馳視之左右白須奏得

報迺可行主不待報而往從者裁五六人 帝聞遽命內侍督諸縣邏兵以衛主車其後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誦佛書有白鷺來巢服除不復御鮮華珍麗嘗燕禁中 帝親為主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慶曆中因浴仆地傷右肱 帝遣內侍責侍者主曰早衰力弱不任步趨非左右之過由是悉得免主善筆札喜閱圖史能爲歌詩尤善女工之事嘗誡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速悔郵其視他子與已出均及病日 帝遣內侍挾太醫診視襪襪無不至自 皇后貴妃以下偕至第候問進拜用家人禮奉藥茗進主甚恭車駕臨幸侍者掖主迎之 帝命主先坐設御坐于西主固辭乃移榻東南鄉因親舐主目左右皆感泣 帝亦悲慟曰先帝伯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獨存大主奈何嬰斯疾復顧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病而邀賞邪資白金三千兩辭不受

監九二之一

少

帝因謂從臣曰大主之疾儻可移於朕亦所不避也因命寢門垂薄使從臣問候又募天下能醫者授以官賜御書金字大悲千手眼菩薩又賜玉石金字 太宗廟謚皆以祝主疾也主雖喪明平居隱几冲淡自若嘗誡諸子曰汝父遺令匱中無藏金玉時衣才數龍衣而已吾沒後當亦如是初以暴疾聞 帝趣駕往及道奏不起乃即主堂易服坐俟小殮訖再拜奠哭輟視朝五日追封齊國大長公主謚獻穆賜真珠飾棺惟并金銀供器詔乾元節罷樂宰臣固請乃已常歲誕節主入宿禁中俟旦稱觴是日 帝追念之遣使持香藥醴饌置匱前制挽辭仍篆碑首曰褒親旌德之碑大主事恐已有前見 考當 夏四月癸未詔曰河北民流相屬于道而吏不加卹乃飾厨傳交賂遺楫厚使客以取虛民非所以同朕憂也非犒設兵校一切禁之 甲申知諫院吳奎言國家謹禮法以

維君子明威罰以御小人君子所頌者禮法也小人所畏者威罰也由文武二選為士大夫是皆君子之地也儻不以禮法待之則是廢名器而輕爵祿也七十而致仕載之禮經臣下引年而自陳分之常也君上推恩而固留權之至也自三代已來雖衰微之世未有不謹斯禮以塞貪暴聳廉隅也近日光祿卿句希仲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軫等並以年高特與分司初欲風動群倫而在位殊未有引去者乞早以臣前奏施行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軫分司南京先是奎及包拯皆言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並令御史臺以時按籍舉行知制誥胡宿獨以為文吏當養其廉恥武吏當念其功舊今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朝廷卒行宿言據胡宿本傳稱至今行之當考 庚子邇英閣講易鼎卦 上問

九四之象施之人事如何楊安國對曰鼎為烹飪成新之器上承至尊下又應初上承下施任重非據故足折而覆餗矣其猶任得其人雖重而可勝非其人必有顛覆之患 上曰任人不可不謹重也辟河北轉運使工部郎中直史館呂公弼為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公弼在職踰年通御河漕粟實塞下又置鐵冶佐經用減近邊屯兵使就食京東以省支移諸州增壯城兵專給版築以寬民役又蠲冗賦及民負責不能償者數百萬計而官用亦饒 上以為能故加秩而因任之諫官陳旭言公弼藉父餘蔭干求薦引不當遽有此除公弼因是乞罷 上謂輔臣曰古之君子貴夫幾諫今則務訐人陰私以沽直名朕不取也上以公弼為能據本傳云在部四年恐誤案皇祐二年二月公弼始除河北漕三年四月遂除都漕在部才一年餘尔陳旭彈奏 上云云則據實訓 丙午江南東路轉運司言知江州林咸德老昏而通判梅得臣又非

才多病請擇人代之 上曰一州軍民將何所寄乎其令咸
德致仕得臣罷歸 丁未御邇英閣謂講讀官曰易旨精微
朕每以疑難問卿等得無煩乎曾公亮對曰臣等幸承聖問懼
不能對豈敢言煩 上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
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丁度復進曰自古帝王臨御日
久非內惑聲色則外窮兵黷武陛下即位三十年孜孜聖學
雖堯舜之聰明不是過因頓首稱謝 己酉知諫院吳奎言
太祖革唐末五代之弊削外諸侯威權專用文臣假守列郡
名品雖下而眷待之意固異常僚故才者得以設施不才者
難乎冒進 太宗 眞宗欽承前憲遴選守臣責効旣嚴敗
官亦鮮故能措世於盛平陛下求治之意固 祖宗所存也
其如知州之選汎濫太甚京朝官爲通判兩任例皆除授不
計人才雖於中書呈驗而卒無可否之意其碩待祿賜與通

判知縣監押殊無所異又往往待闕至一二年故士人厭薄
有辭知州而求監當者請以天下州府軍監地望分爲等數
其推擇叙遷碩待祿賜考校沮勸誅賞之法更爲條令而必
行之 御史中丞王舉正言河北朝廷根本而雄州又河北
咽喉 先朝用人如何承矩守邊累年官止遙郡刺史李允
則幾二十年亦不過引進使今所用未盡得人而剋日待遷
使後有功者何勸且言在許州應天府六年更轉運使十六
人轉運使所使察官吏能否與民疾苦而數易如此豈能究
宣朝廷德澤乎 正所言不得其時姑
附奎論知州後當考 刑部郎中知制誥
兼侍講史館修撰曾公亮爲翰林學士公亮自爲集賢校理
即預經筵凡十餘年 上每厚遇之及遷學士管勾三班三
班吏卅所賤薄老胥抱文書升堂取判者皆高下在口異時
長官漫不省察謹占署而已公亮盡取前後條目置座側案

以從事吏束手無能為後至者皆莫能易 五月辛亥眉州
彭山縣上瑞麥圖凡一莖五穗者數本 上曰朕嘗禁四方
獻瑞今麥秀如此可謂真瑞矣其賜田夫束帛以勸之 丁

巳詔中書堂後官自今毋得佩魚若士人選授至提點五房
者許之 丁卯召近臣館閣臺諫官觀書于御書院 庚午

宰臣文彥博等言臣等每因進對嘗聞德音以搢紳之間多
務奔競匪裁抑之則無以厚風俗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
躁求者庶幾知耻伏見工部郎中直史館張瓌十餘年不磨
勘朝廷獎其退靜嘗特遷兩浙轉運使代還差知潁州亦未
嘗以資序自言殿中丞王安石進士第四人及第舊制一任
還進所業求試館職安石凡數任並無所陳朝廷特令召試
亦辭以家貧親老且館閣之職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
未易多得大理評事韓維嘗預南省高薦自後五六歲不出

監九

九

仕官好古嗜學安於退靜並乞特賜甄擢詔賜瓌三品服召
安石赴闕俟試畢別取旨維令學士院與試安石維並辭不
就安石臨川人維億之子也 記聞又有曾公定姓
名實錄無有當考 壬申初

置河渠司隸三司命鹽鐵副使戶部員外郎劉湜判官金部
郎中邵飾領之 六月丁亥無為軍獻芝草三百五十本

上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至於草木魚蟲之異焉足尚
哉知軍茹孝標特免罪仍戒天下自今毋得以聞戊子汝州
部署楊景宗求為郡 上謂輔臣曰景宗 章惠太后之弟

朕豈不念之然性貪虐老而益甚今與郡則一方之民受禍
矣不許 壬辰同判太常寺主洙言每內降新物薦于 宗

廟有司皆擇吉日至涉三四日而物已損敗自今令禮院預
行閔報於次日薦之庶以稱奉先勤尽之意從之 丁諫官包
拯言臣讀 先朝實錄大中祥符中并益二州歲滿當代

先帝徧閱侍從官姓名謂輔臣曰此等各有所長然求其文雅適用可委方面者鮮矣每念有唐名賢比肩而出何當時得人之多也王旦等曰方今下位豈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爾然觀前代求賢不求其備不以小疵掩其大德今茲立朝之士誰為無過陛下每務保庇之然流言稍多則亦梗於任使大都迭相稱譽近乎黨過相糾訐近乎公鑒其愛憎唯託上聖誠哉是言至切至當緣近世之患正患如此四海之廣不患無賢而患在信用之不至爾且頃歲以來凡有才名之士必假險薄之名以中傷之殆乎擯弃卒不得用議者迄今痛惜之欲望聖慈申命宰執應臣僚中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譴如楊紘王鼎王綽等曾叙用未復職任者並乞復與甄擢或委之繁劇必有成效如是則風化日益美賢傑簞慕積和之氣洽乎上下矣戊戌徙知越州刑部郎中楊紘為荆湖

南路轉運使王鼎先自深州徙知建州尋亦除提點河北路刑獄鼎在前江東坐苛察免及復起治姦賊愈急所舉劾於

貴勢無所避

明年六月王綽除江西憲惟王時盜販茶鹽者鼎除河北憲不得其時今附此

衆鼎一切杖遣之監司屢以為言鼎不為變 辛丑天章閣

待制梅摯請復百官進對 上曰今朝廷得失軍民利害自

公卿至于士庶皆許指事而陳之縱涉繆妄亦未嘗加罪何用此紛紛也 秋七月壬子詔太學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能

充數止以百人為限 癸丑詔外任少卿監以下年七十不

任釐務者其令轉運提點刑獄司以聞在京委御史臺審官院嘗任館閣臺諫及提點刑獄者令中書裁處待制以上能

自引年則優加恩禮不須用為定制 甲寅賜陝州草澤魏

閑清逸處士閑野子世有隱德知州李昭遘上其行義故有

是賜 先是太常博士李壽朋言 帝后諸陵薦饗皆有時

獨 昭憲皇后以合葬安陵不及時祭矧誕育二聖爲國文
母而二仲之祀不及於禮未安禮院言朝廷儀注牲牢並如
太廟常饗例諸陵止奠一爵而安陵奠兩爵兩贊再拜但祭
饌不兼設蓋有司失之乙卯詔安陵昭憲皇后祝版幣帛御
封香牲牢依太廟同室禮更造諸陵祭器貯別庫壽朋淑之
子也 丙辰詔兗州仙源縣自 國朝以來以孔氏子孫知
縣事使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所以尊先聖也自今宜
復以孔氏子孫知縣事 丁巳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
案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
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義亦緣
神靈祖考安樂之故巨等謹上議 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
朕惟古先格王隨代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
繇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詔以

紹堯夏以承舜漢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

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司莫敢易言之朕
憫然念茲大懼 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
勅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
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 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
下之未安其功大 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
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 祖宗之安安其仁厚祗覽所議孰
復于懷恭惟 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 章聖恢清淨之
治冲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
之播鍾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
恭依 乙丑 上諭輔臣曰近日職司以長吏不理聞者多
矣中書未嘗施行且長吏者民之性命可不重乎宜擇其甚
者罷之小者易之文彥博等慙謝而退於是自鄂州王開台

州呂士宗等或以衰老或以弛慢而罷斥對移者凡十六人
丁卯免天平軍節度推官沈起擅去官私罪初起因父疾請
假不待報而歸法官論以私罪 上曰若此何以厚風俗其
除之起鄞縣人也己巳知制誥王洙直集賢院掌禹錫上皇
祐方域圖志五十卷 虞部員外郎通判濮州并淵部夫張
郭爲群盜所執已而得脫責監全州稅淵清豐人也 知州
聶世卿 降知信陽軍世卿冠鄉第也 乙亥知秦州樞密
直學士刑部郎中呂公綽赴闕已而御史中丞王舉正知諫
院包拯言公綽當其父夷簡執政時多所干預若遽令代還
恐更圖進用乃詔復任公綽通敏有才然夷簡執政時多涉
干請喜名好進者趨之時漏除拜以市恩時人以比竇申
丙子減湖南郴永桂陽監丁身米初馬氏科民採木不以貧
富皆計丁取數國初量給其直令隨稅輸米而重輕不等貧
者苦之 上命三司取最下數爲準凡歲減十萬餘石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九十二之二

仁宗皇帝紀二十九之二

皇祐三年八月己卯朔知諫院吳奎言近歲以來水不潤下盜賊橫起皆陰盛所致陛下寅畏天命宜格善祥而反應以災沴其何故哉夫帝王之美莫大乎進賢退不肖賢者進則君子各以類升而陽勝而善祥可致也不肖退則小人各以其類伏而陰虧而災沴可消也今天下之人皆謂之賢陛下亦知其賢然不能進天下之人皆謂之不肖陛下亦知其不肖然不能退重以內寵驕恣近習回撓夷狄桀驁讒邪交傷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哉且朝廷之過常在乎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為有事之後顛沛而失錯中外臣僚平時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媒孽謂之生事如河北河東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大臣不以為事至執通判傷巡

五子八子

一

檢然後蒼皇於數路之間移易官守仍重賞功以購募之不

亦晚乎事將有大於此者將如之何幸陛下留意

河北河東盜賊執通

判即井淵也傷巡檢當考

辛巳特贈給事中孔道輔為工部侍郎時龍

圖閣直學士王素入對語及道輔上思其忠故有是命

癸未知定州韓琦加觀文殿學士再任初明鎬引諸州兵平

恩州獨定兵邀賞資出怨語幾欲譟城下琦素聞其事以為

定兵不治將為亂及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

教者摔首斬軍門外士死攻圍賻賞其家涅其孤兒使繼衣

廩恩威既信則劬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

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為可用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

戍保州在道竊取人衣履或飯訖不與人直至定即留不遣

曰保州極塞嘗有叛者豈可雜以驕兵戍之易素教者數百

人以往而所留卒未踰月亦皆就律不敢復犯法歲大歉為

賑之活飢人數百萬詔書褒美隣城旁路刺取其政以為法
視中山隱然為雄鎮聲動虜中 戊子詔判吏部南曹群牧
判官自今以朝臣歷一任知州館職一任通判為之即不得
干託保薦及有陳乞 辛卯淮康節度使同群牧處置使張
堯佐為宣徽南院使判河陽 詔天下長吏未盡得人其令諸
路轉運使提點刑獄除任兩府百僚外悉類次治狀能否以
聞 乙未翰林學士刑部郎中知制誥兼侍講史館修撰曾
公亮為契丹國母生辰使至鞞淀契丹使劉六符來伴宴且
言耶律防善畫向持禮南朝寫聖容以歸欲持至館中王洙
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符言恐未得其真欲遣防再往傳繪
洙力拒之 御史中丞王舉正言近以張堯佐再除宣徽使
三嘗論奏且人君御天下維爵賞為大公受授非當則天下
竊議堯佐本常才但以夤緣後宮叨據非分自去年冬罷三
司使除宣徽使制命方出中外莫不駭聽其時呂與諫官御
史至留班欲廷議而爭之尋罷宣徽使尚忝節度名品今四
方多虞災異數見若非獎擢有功任用賢直則何以上答天
戒下尉民望哉堯佐自罷宣徽使方逾半年端坐京師以尸
厚祿今復授之益增鄙誚此乃執事之臣不念 祖宗基業
之重順頽固寵不能執奏制命既行有損聖德若陛下不納
臣盡忠愛君之請必行堯佐濫賞竊位之典即乞黜臣以誠
不識忌諱愚直之人不報 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相繼言
堯佐制命復下物議騰沸况臣等以言為職豈敢私自顧慮
各為身謀哉直以告已再行若固守前議復乞追奪於朝廷
事體亦未為當所以進退惶惑不即論列雖然事體有必須
裁制者不可不深察臣等不得不極諫也張堯佐怙恩寵之
厚僥求覬望不知紀極始欲得宣徽使今已行前命付之矣

雖出領外鎮將來必求入覲即圖本院供職以致使相名器之大者豈可皆緣恩私每求而不讓必使足欲以熏灼天下此不可不深察也伏望思已然之失爲杜漸之制特降詔旨申勅中書門下諭以堯佐皆緣恩私不次超擢享此名位已爲過越將來更不令處使相之任及不許本院供職仍趣赴河陽任所庶幾厭塞人情防杜間隙臣等不勝爲國納忠激切之至又言臣等自去冬力爭此事幸賜開納天下皆仰聖度能虛懷而徇諫也今來重申前命所以不即論列乞行追奪者蓋爲朝廷曲全事體爾其如大恩不可頻假群心不可固違假之頻則損威違之固則兆亂伏望以國家至計爲念檢會臣等前後奏劄必賜施行不勝懇激之極庚子詔自今張堯佐別有遷改檢會此劄子進呈執奏仍詔除宣徽使自今不得過二員 乙巳馮道曾孫舜卿上道官誥二十通乞

錄用 上謂輔臣曰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祿無可旌之節所

上官誥其給還之 九月賜李繼隆神道碑額曰顯功 乙

卯武寧節度使兼侍中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賜謚文獻知制誥王洙當草制封還其目曰臣下不當與 僖祖同謚遂

改曰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謚判考功劉敞言謚者有司之事也竦姦邪而陛下謚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光疏再上敞疏三上詔爲更謚曰文莊竦以文學起家有名一時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又多識古文奇字其爲郡有治績喜作條教於閭里立保伍之法至盜賊不敢發人苦煩擾治軍尤嚴敢誅殺卽疾病死喪拊循甚至嘗有龍騎卒戍邊群剽州郡莫能止或密以告竦竦時在閔中俟其至召詰之斬誅殆盡軍中大震其威略多類此然性貪數商販部中在并州使其僕質易爲所侵盜至

杖殺之積財累鉅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衆所在陰間僚屬使相猜阻以鈞致其事遇家人亦然 庚申賜國子博士梅堯臣同進士出身仍改太常博士堯臣詢從子工於詩 宋館閣召試學士院而有是命 甲子為夏竦成服于苑中先是禮院擇日以進 上謂輔臣曰竦嘗仕東宮情所閔傷若依所擇日則在大燕後豈可先作樂而後發哀故用此日竦初以疾求還京師或言于 上曰竦求還京師圖大用尔稱疾詐也竦既卒 上臨奠命內侍去竦面幕視之見竦顏色枯悴謂左右曰竦枯悴若此疾豈詐乎然議者謂竦嘗欲剖石介棺此其陰報也 魏泰東軒雜錄以為吳奎所奏當考 丙子改太子太師謚文獻王溥為文康司空致仕謚文憲章得象為文簡以知制誥王洙言得象謚同周公溥同 僖祖故也有欲改溥謚

為文忠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張揆曰溥周宰相國亡不能死安得為忠乃謚為文康 丁丑詔邇英閣講讀官當講讀者立侍敷對餘皆賜坐侍於閣中天聖以前講讀官皆坐侍自景祐以來皆立侍至是 帝屢面諭以經史義旨須詳悉詢說卿等無乃煩倦否楊安國等進曰不敢至是有詔遂為永制翌日講讀官並奏謝 教坊官王世昌自陳年勞乞監永濟倉門 上曰世昌本亦士人以無行檢遂充此職且倉門乃國家糧儲出納之所豈可令此輩主之宜與在京一廟令冬十月己卯朔詔三司解鹽聽通商候二年較其增損以聞初包拯自陝西還力主范祥所建通商法朝廷既從之已而判磨勘司李徽之又言不便乃下其事三司驛召祥令與徽之及兩制共議而議者皆以祥為是故有是詔 包拯事在元年十月 甲子大理寺言信州民有劫米而傷主者法當死 上謂輔

臣曰飢而劫米則可哀盜而傷主則難恕然細民無知終緣於飢爾遂貸之又曰用刑寬則民慢猛則民殘為政者常得寬猛之中使上下無怨則水旱不作矣卿等宜戒之 丁度等上前後漢書節義賜名曰前史精要 丁酉新作隆儒殿在邇英閣後 甲午知諫院吳奎言迎送契丹使三番之弊所經道路如被寇賊自罷寢以來大河之北人人鼓舞以為陛下憂民革弊不牽於私暱不惑於浮議裁兩月間輒復紛紛妄有攻奪明聖在上而群小敢爾若不繩以法是朝廷不可為善治也乞以言者姓名付外施行又言陛下十數年以來每降詔令及所行事或為橫議所移或為姦謀所破中外不甚為信皆以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雖銳而不能久也自明堂下詔杜絕內降忠賢莫不增氣群小莫不革音願陛下謹守前書堅於金石雖甚寵愛及親近之人如敢

七十一

五十一

五

私撓必加之罪如是則太平之風有望於茲矣

罷三番之弊在去年五月

此云裁兩月間輒妄有攻奪未詳并取包拯奏議附後

包拯言臣近聞聖慈以接送

契丹國信來往更不差三番只令近上使臣管押金器公路充用並委逐州縣長吏通判令佐已下一切應副中外聞之莫不欣抃以為十年之弊為陛下一旦罷之使河北生靈有再蘇之望今又聞內降指揮復置臣未測緣由伏用驚駭且三番為河朔之患稍有歲年日甚一日誅求搔擾公私不勝其苦頃年曾差充伴送人使具知蠹民殘物之甚亦嘗論列緣河北連綿災傷流亡未復若不省繇役罷率斂以寬凋瘵是棄河朔也况陛下軫念哀憫之極故特行前詔此為至當今無故復置切為陛下痛惜之惟陛下特留聖意且依前降指揮寢罷則天下幸甚 乙未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李淑落翰林學士淑始除父

喪以端明侍讀一學士奉朝請尋復入翰林諫官包拯吳奎
言淑性姦邪嘗乞侍養其父而不及其母既得侍養又復出
仕有謀身之端無事親之實作周三陵詩語涉怨憤非所宜
言且陛下事章獻太后母子之際無纖芥隙而淑誌呂夷簡
墓有過猜雞晨之語深累上德宜奪禁職以戒懷姦隱慝
之臣故有是命 丙申京西轉運使蘇舜元言保靜節度使
知許州郭承佑才堪將帥政比龔黃請徙判鄭州 上曰許
鄭皆近甸何必徙且承佑庸人而舜元所舉如此使朝廷何
所取信皆宜戒勅之舜元舜欽兄也 丁丑殿中侍御史裏
行唐介責授春州別駕初張堯佐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
使介與包拯力爭又請王與正留百官班卒奪堯佐宣徽景
靈二使頃之復除宣徽使知河陽或謂補外不足爭介以為
宣徽次二府不計內外獨爭之 上諭介除擬初出中書介

言當責執政退請全臺上殿不許自請貶亦不報於是劾宰
相文彥博專權任私挾邪為黨知益州日作間金竒錦因中
人入獻宮掖緣此擢為執政及恩州平賊幸會明鎬成功遂
叨宰相昨除張堯佐宣徽節度使臣累論奏面奉德音謂是
中書進擬以此知非陛下本意蓋彥博姦謀迎合顯用堯佐
陰結貴妃外陷陛下有私於後宮之名內實自為謀身之計
又言彥博嚮來求外任諫官吳奎與彥博相為表裏言彥博
有才國家倚賴未可罷去自彥博獨專大政凡所除授多非
公議恩賞之出皆有黃緣自三司開封諫官法寺兩制三館
諸司要職皆出其門更相援引借助聲勢欲威福一出於已
使人不敢議其過惡乞斥罷彥博以富弼代之臣與弼亦昧
平生非敢私也 上怒甚却其奏不視且言將加貶竄介徐
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敢辭貶竄 上於座急召

二府示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介面質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於上前彥博拜謝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介辭益堅立殿上不去上令送御史臺劾介既下殿彥博再拜言臺官言事職也願不加罪不許乃召當制舍人即殿廬草制而責之時上怒不可測群臣莫敢諫右正言直史館同修起居注蔡襄獨進言介誠狂直然容受盡言帝王盛德也必望矜貸之翌日巳亥中丞王舉正復上疏言責介太重上亦中悔恐內外驚疑遂勅朝堂告諭百官改介英州別駕復取其奏以入遣中使護送介至英州且戒必全之無令道死而介之直聲自是聞天下介江陵人也知制誥胡宿言唐介坐言事得罪責授春州別駕嶺南水土春最惡弱制出之日咸謂介若至彼必無生還之理不圖聖慈含垢哀其觸罪就死特

改貶英州此誠天恩於介無量然臣愚見猶有未安或聞專差中使押至貶所朝旨有在路不管踈虞之語此之處分頗非泛常竊尋鄉前臺諫官貶黜無此體例一旦介若因霜露之病死於道路四海廣遠不可家至戶曉徒使朝廷負謗於天下其傷不小就使介安全至於貶所然亦不可著為後法臣與介舊不相識在朝亦不曾往還所以貪陳區區不避干忤者正為朝廷遠防一切伏望特垂聖恩畱省愚言追還使人以全朝體殿中侍御史梁蒨亦言陛下愛介故遣中使護送之即不幸介以疾死天下後世能無以殺疑乎上曰誠不思此亟追還中使

梁蒨事據劉摯墓誌

庚子禮部尚書平章事文

彥博罷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或言張堯封彥博父客也彥博知益州貴妃有力焉因風彥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服之上驚顧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彥博所織

也彥博與妾父有舊然妾為能使之特以陛下故爾 上悅
自是意屬彥博及為參知政事明錫討王則未克 上甚憂
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為國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妃密令
人語彥博翌日彥博入對乞身往破賊 上大喜彥博至恩
州十數日賊果平即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因錫以成功其
得相猶妃力也介既用是深詆彥博雖坐遠貶彥博亦出其
事之有無卒莫辨云自張堯封為文洎客至彥博因明錫有
宗嘗幸貴妃問見定州紅紫器怪問曰安得此妃以王拱辰
所獻為對 帝怒曰戒汝勿通臣寮饋遺不聽何也因擊碎
之妃媿謝良久乃已妃又嘗侍上元宴於端門服所謂灯笼
錦者 帝亦怪問妃曰文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 上
不樂其後唐介彈彥博介雖以對 上失禮遠責彥博亦出
守 上蓋兩罷之也或云灯笼錦乃彥博夫人遺妃彥博不
知也 介章及梅堯 樞密使戶部侍郎龐籍以本官為平章
臣書寶鼎詩過矣 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籍初入相且獨負而遽為昭文
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殊拜非故事也 戶部侍郎參知政事

高若訥

監九二二二

八

高若訥以本官充樞密使 辛丑樞密副使給事中梁適為
參知政事 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給事中知制誥
王堯臣為樞密副使 起居舍人知諫院吳奎知密州包拯
奏乞留奎且言唐介因彈大臣并以中奎誣惑天聽 上曰
介昨言奎拯皆陰結文彥博今觀此奏則非誣也 乙巳
上謂龐籍曰諫官御史必用忠厚淳直通世務明治體者以
革浮薄之弊籍既承聖諭自是中書奉詔舉臺官必以 上
語載勅中 史館檢討司馬光以時政記及起居注並不載
元昊叛命契丹遣使事會龐籍監修國史光請即樞密院追
尋本末自至史館議之修撰孫抃謂國惡不可書其事遂寢
司馬光以皇祐三年七月為史討十月改集 十一月辛亥
校此事不得其時今附十月末此據江氏志 詔漳泉興化軍自偽命以來計丁出米甚重或貧不能輸朕
甚閔之自今泉州興化軍舊納七斗五升者主戶與減二斗

五升客戶減四斗五升漳州納八斗八升八合者主戶減三斗八升八合客戶減五斗八升八合爲定制初龐籍爲福建轉運使請罷漳泉興化軍丁米有司持不可於是籍爲宰相遂行之 乙丑 上謂宰臣曰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解宇同在一州非所以分部按舉也宜覈別州仍條巡察之令以付之 丁卯判三司都磨勘司李徽之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生於寅王於午太廟西向門宜毀去以避申酉之位上曰徽之家世儒臣所言乃同巫祝然事緣宗廟亦當下太常宗正寺詳定以聞旣而太常宗正寺言今太廟西偏門所以邀止車駕而南嚮自有正門徽之所請事涉不經不足采用罷之 乙亥 上謂輔臣曰江淮連年荒歉如聞發運轉運司惟務誅剝以敷額爲能雖名和糴實抑配爾其減今年上供米百萬石因詔閣災傷人戶所輸鹽米 知諫院包拯言

臣聞天以五星爲緯人以五穀爲命五星紊於上則災異起於下五穀絕於野則盜賊興於外天之於人上下相應故天變於上則人亂於下是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若變異上著則恐懼修省以謝於下年穀不登則振貸責已而卹其困蓋不使天有大變而民有飢色則人獲富壽而國享安寧矣方今災異之變尤甚臣近已論列詳矣惟江淮六路連歲亢旱民食艱阻流亡者比比皆是朝廷昨遣使命安撫振貸以救其弊而東南歲運上供米六百萬石近雖減一百萬石緣逐路租稅盡已蠲復則糧斛從何而出未免州縣配糴以充其數繇是民間所蓄悉輸入官民儲已竭配者未已縱有米價率無可糴父子惶惶相顧不救老弱者死於溝壑少壯者聚爲強盜不幸姦雄乘間而起則不可制矣當以何道而粹安之哉且國家之患未有不以此而致可不熟慮乎欲望聖

慈特降指揮應江浙六路災傷州縣凡是配糴及諸般科率一切並與止絕如敢故犯並坐違制庶幾少釋貧民倒垂之急其上供米數若不敷元額即候向去豐熟補填仍令州縣官吏多方擘畫振濟飢民不得失所兼委逐路提轉專切提舉如不用心振濟以致流亡及結成群盜即乞一例重行降黜先是河北飢三司益增江淮米以餉河北及江淮飢有司責米數如常歲度支副使梅摯奏減之 十二月翰林天文

院新作渾儀成御撰渾儀摯要十卷論前代得失已而留中不出 戊子中書言諸房人吏稽違案牒者自來量行罰典

終未革心欲籍其名氏以輕重為差其罰數多及情重者取

旨黜逐從之 堂吏上簿或始此 戊戌資政殿學士吳育知陝州始

命育翰林侍讀學士育辭以疾固請便郡 上謂近臣曰育

剛正可用但嫉惡太過耳宜聽其便因遣中使賜以禁中良

五百九十六

世皇九二二二

十

藥不半歲又徙汝州 先是包拯還自陝西言伏見近降勅

命陝西鹽法且依范祥擘畫通商放行此誠國家大利而中

外百僚不詳本末時有橫議所賴朝廷特與主張兼祥見充

本路提點刑獄與轉運司每常公事往來或至違異必恐不

能協心以濟深屬不便欲望聖慈特許就除祥權本路轉運

副使只理提點刑獄資序所貴擘畫鹽法利害計置沿邊解

州事歸一局易為辦集又言勘會祥新法自皇祐元年正月

至二年十二月終共收見錢二百八十九萬一千貫有零比

較舊法二年計增錢五十一萬六千貫有零二年春季又已

收到見錢七十餘萬貫兼糴到斛斛萬數不少緣陝西累歲

豐熟今秋又大稔正當計置之際况祥顯著成效可備驅策

欲望允旨前奏特除祥本路轉運副使俾之一面制置解鹽

及將見錢收糴糧斛庶沿邊軍儲足備又免向去入中枉費

推貨務見錢經久之利無便於此而三司使田況亦請久任
祥使專其事己亥度支員外郎范祥爲陝西轉運副使仍賜
金紫服以寵之 庚子詔文武官年七十已上未致仕者更
不考課遷官其有功於國有惠於民當加賞者勿拘 益州
鄉貢進士房庶爲試校書郎庶成都人宋祁嘗上所著樂書
補亡二卷田况自蜀還亦言其知音既召赴闕庶自言嘗得
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
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
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黍以制
律是律生於赤赤非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蓋九
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
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
爲赤則律定矣直祕閣范鎮是之乃言曰李照以縱黍累赤
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二十胡瑗以橫黍累赤管容黍一
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赤生律不合古法今
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爲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爲空
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三說爲是蓋累黍爲赤始失之
於隋書當時議者以其容受不合棄而不用及隋平陳得古
樂器高祖聞而歎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唐祖孝孫張文
收號稱知音亦不能更造赤律止沿隋之古樂制定聲器朝
廷久以鍾律未正屢下詔書博訪群議冀有所獲今庶所言
以律生赤誠衆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赤律更以古器參
考當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鎮同於修制所如庶說造律赤籥
律經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龠徑九分深一寸赤起黃鍾之
長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大常樂高古樂五律比
律成才下三律以爲今所用黍非古所謂一稊二米黍也赤

比橫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徵屬火不宜闕今以旋相五行相生法得徵音又言尚書同律度量衡所以齊一風俗今太常教坊鈞容及天下州縣各自爲律非書同律之義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以考禮樂同異以行誅賞謂宜頒格律自京師及州縣無容輒異有擅高下者論之 帝召輔臣觀庶所進律亦龔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爲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五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爲主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宮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聲以足之庶推以旋相之法謂五行相戾非是當改變徵爲變羽易變爲閏隨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爲宮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庶又論吹律以聽軍聲者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略矣是時胡瑗等制樂已有定

議特推恩而遣之鎮爲論於執政曰今律之與黍所以不得其真由累黍爲之也累黍爲之者史之脫文也古人豈以難曉不合之法書之於史以爲後世惑乎殆不然也易曉而必合也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依古以律而起亦其長與空徑與容受與一千二百黍之數無不合之差誠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且黃鍾之實一千二百黍積實分八百一十於算法圓積之則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此古律也律體本圓圓積之是也今律方積之則空徑三分四厘六毫比古大矣故圍十分三厘八毫而其長止七十六分二厘積實亦八百一十分律體本不方方積之非也其空徑三分爲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非外來者也皆起於律也以一黍而起於九十亦與一千二百黍之起於律皆取於黍今議者獨於律則謂之索虛而求分亦非也

其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之起於律與空徑三分四厘六毫圍十分三厘八毫長七十六分二厘之起於赤古今之法疏密之課其不同較然可見何所疑哉若以謂工作既久而復改爲則淹引歲月計費益廣又非朝廷制作之意也其淹久而計費廣者爲之不敏也今庶言太常樂無姑洗夾鍾太簇等數律就令其律與其說相應鍾磬每編才易數枚因舊而圖新敏而爲之則旬月之功也又何淹久而廣費哉執政不聽

